

儿童文学

ERTONG WENXUE





飞吧，银燕！

胡 锤 摄

小小飞机起飞了

郭 荣 安

蔚兰的天空白云飘，
小小飞机起飞了。
闪光的银燕飞呀飞，
飞过高山穿云霄。
我们从小爱科学，

心里怀着大目标。
思想在斗争中炼红，
知识在实践中飞跃。
照毛主席描绘的蓝图，
将共产主义大厦建造！



我们热爱华主席

周思聪 作

堅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藝
路線 貫徹執行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方針 為繁榮社會
主義文藝創作而奮鬥

華國鋒
一九七九年
十月



儿童文学

3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儿童文学

丛刊

3

编辑出版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东四12条21号)

印刷者：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售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787×1092 1/32 6印张 120千字

1978年3月北京第1版 197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56.387 定价0.3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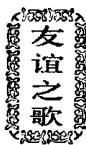
目 录



华主席给《人民文学》的题词·····	(1)
东风送春暖 字字闪光輝·····	本刊编辑部(7)
初春的一次盛会(通讯)·····	本刊记者(189)

小说 散文

雨花石·····	陈小杭 高鹤云(9)
滦河上鹰的传说·····	管桦(22)
服装的故事(散文)·····	孙犁(38)
伙伴·····	林震公(27)



玫瑰花盛开的时候·····	车向东(43)
友谊的石子·····	辛汝忠(61)
在扎伊尔作客·····	俊玉(51)

传记 报告文学

未来的路更长·····	葛翠琳(102)
记毛岸英烈士·····	金振林(78)
无畏的小将(报告文学)·····	陈佐洱 方伟铭(142)
新花(报告文学)·····	叶文玲(118)

诗 歌

- 鲜花献给毛主席……………欧阳逸冰(71)
- 华主席掌舵把……………张映红(73)
- 我爱村前这条路……………张秋生(74)
- 长白山区风光好……………贾志坚(75)
- 渔家孩子的歌(三首)……………李先轶(76)
- 祖国盛开胜利花……………陈满平(77)
- 献给全国科学大会……………唐福春(130)
- 敬礼,辛勤的园丁!……………庄之明(138)
- 校园新歌……………尹世霖(136)
-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高帆(134)

童 话 寓 言

- 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贺宜(151)
- 忙碌的夜班(科学童话)……………鲁克(163)
- 龙影岩(寓言)……………乐牛(172)
- 黄牛和田鼠(寓言诗)……………刘猛(176)

相 声

- “三好”光荣……………崔道怡(178)

美 术

- 春天(封面)……………李恒辰
- 我们热爱华主席(封二)……………周思聪
- 飞吧 银燕(封三)……………胡 铨摄影
郭荣安配诗
- 攻关(封底木刻)……………陈钧生

东风送春暖 字字闪光辉

——庆祝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儿童文学》题字

本刊编辑部

正当飞雪迎春、东风送暖的时候，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我们亲笔题写了《儿童文学》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手捧华主席的光辉题字，我们无比振奋，尽情欢呼，尽情歌唱，热烈庆祝这件特大喜事。这是华主席和党中央对革命后代和儿童文学事业的最大关怀和爱护，意义非常深远。

《儿童文学》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诞生的，曾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可是，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以后，这一棵文艺园地里的幼苗，同样遭到了扼杀，在那些妖雾迷漫、乌云翻滚的年月里，它长期不能同读者见面。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率领全党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斩断了摧残文艺园地的魔爪，《儿童文学》才得到了新生。今天，英明领袖又亲笔为《儿童文学》题

写刊名,更使我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华主席象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一样,对儿童文学事业也是那样的精心培育,深切爱护。华主席对革命后代的热情关怀,亿万少年儿童将会受到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奋勇前进,健康成长。

凝望着华主席的光辉题字,我们感到无比幸福,同时,也觉得光荣的任务在肩,责任重大。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各条战线频传捷报,到处是一派兴旺跃进的景象;和这热气腾腾的大好形势相比,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对党对我们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我们一定不辜负华主席和党中央的殷切期望,要把英明领袖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化为前进的巨大动力,认真办好刊物,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大力繁荣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创作,为给全国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努力执行我们的光荣任务。



雨花石



陈小杭 高鹤云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的春天。

天刚刚亮，玲玲就一骨碌从床上跃了起来。

今天是星期天，玲玲为什么起得这样早呢？告诉你，玲玲今天要办件大事哩！

玲玲一蹦一跳地跑到写字台前，伸出手臂，从桌上捧过一只精致的盆子。

清水见底的盆子里，静静地躺着十几枚大小不一的雨花石。红的象玛瑙，白的象水晶，还有乳黄的、翠绿的、深褐的，块块都是晶莹剔透，玲珑可爱。玲玲把手指伸到水里，轻轻拈出一枚又元又大的雨花石，它晶亮透红，那上面的奇妙花纹就象片片白雪簇拥着一朵报春的红梅。玲玲把它放到手心里，左看看，右瞧瞧，好象永远看不够似的。

门响了一下，妈妈进来了，见玲玲在玩雨花石，刚要说什么，玲玲倒先开口了。

“妈，给爸爸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就等那个姓尹的来取了。玲玲，你怎么起这么早？”妈妈看看桌上的闹钟，短针才指到五点。

玲玲把头一歪，扑闪着—对大眼，一本正经地说：“我也在

给爸爸准备东西哩！”

妈妈看看玲玲手上的雨花石，脸上露出了笑容：“你呀——”她用手指在玲玲额头上轻轻点了一下，便走开了。

玲玲坐了下来，擦干雨花石上的水渍，把它放进了一个小方纸合里，然后，用自己心爱的手绢包起来。这会儿，玲玲的心，已经插上翅膀，飞向了几百里外一个名叫龙山的小火车站了。爸爸“离职检查”离开铁路分局到这个小站去，已经两个多月了。



昨晚，那个戴黑边眼镜的高个子又来了，玲玲一看见他满脸的假笑就讨厌！妈妈告诉她，那家伙姓尹，是审查爸爸的专案组的组长，跟省里那个大名鼎鼎的某“常委”是把兄弟。他罗罗嗦嗦地和妈妈谈了一通，说爸爸“老毛病又犯了”，说爸爸搞“右倾翻案”，

“用生产压革命”，要妈妈写信去帮助他认识错误，否则，就要被第二次打倒。妈妈理直气壮地说：“孩子她爸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错？”一句话把尹组长说得哑口无言。他又神秘地探问妈妈，周总理死后，哪些人到这里来过，找爸爸谈了些什么？妈妈根本没理他。当妈妈提出要到龙山去看看爸爸，送一些生活用品去时，他连连摇头，说有什么东西得由他来转交，临走，还留下话来，说今天早晨来取东西。

玲玲多么想见到自己的爸爸啊，可是，连妈妈都不准去，自己怎么去得了呢！看到妈妈在灯下连夜给爸爸收拾东西，玲玲心里突然一动：我也给爸爸带点东西去！带什么呢，她一下子就想起了雨花石，对，爸爸看到玲玲带去的雨花石，准高兴！

雨花石是玲玲最心爱的纪念物啦，当她刚进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就常给她讲起雨花台上牺牲的革命先烈的斗争故事。逢上假日，爸爸就带她到雨花台的山坡、路旁、溪边，捡回好多好多好看的雨花石。那枚带着梅花花纹的雨花石，就是一个雨后的傍晚，玲玲和爸爸一起从烈士纪念碑后的松林里捡到的。有一次，玲玲问爸爸：“雨花石为什么特别好看呀？”爸爸说：“雨花石染上了烈士的鲜血，颗颗都象烈士的红心。”听爸爸这么一说，玲玲更爱雨花石了。有时放学以后，做完功课，玲玲就约她的同学去捡雨花石，回到家里，用清水把它们一颗颗洗干净，放到水盆里，陈放在桌上。那一次，北京来的叔叔阿姨参观他们学校，玲玲还代表红小兵把一台经过挑选的雨花石，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哩！

“嘀嘀——”“嘀嘀——”楼下传来汽车喇叭声。玲玲和妈妈都跑上阳台一看，一辆卡车已经叮在院子里，那个姓尹的咀里叼着一支香烟，从驾驶室里跳了出来。

妈妈急忙进屋，拿起包袱匆匆下楼。玲玲快步冲进自己的房间，拿了盛着雨花石的合子，立刻“通通通”地下了楼。

妈妈来到了姓尹的面前，把包袱递给他。尹组长阴沉着脸，把包袱拉开一角翻了几下，随手丢进驾驶室里。

玲玲赶上前，捧起雨花石，大声说：“把这个也带给我爸爸！”

“什么东西？”

“雨花石！”

“什么？雨花石？开什么玩笑！”尹组长没好气地把手一挥，差点把玲玲手中的合子打掉。

玲玲元元的小脸顿时气红了，一把拽住他的衣服，气呼呼地问：“为什么不带？”

“为什么？”尹组长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你爸爸可没这份兴致来欣赏你的小石子。他啊，往后跟石头打交道的日子长着哩！”

“你——”玲玲睁大了双眼，气忿地瞪着尹组长。

尹组长没理会玲玲。他钻进驾驶室，“啪”地关上了车门，汽车开走了。

玲玲望着汽车扬起的尘土，再看看手中那装着雨花石的合子，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妈妈抚摸着她的头，说：“玲玲，别难过，下次再带给爸

爸。”

玲玲含泪点了点头，她想，下次，我要到爸爸那里去，亲手把这枚雨花石送给爸爸。

真没想到，玲玲要见爸爸的愿望竟很快就实现了。

六天以后的一个中午，玲玲随那个尹组长坐上了去龙山的火车。临走时，玲玲把那枚要带给爸爸的雨花石，悄悄地放进了口袋。想到很快就能把雨花石交给爸爸了，玲玲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

尹组长这会儿心里也很得意，他深深佩服自己的把兄弟、省里那个“常委”替他想的“锦囊妙计”。是啊，在今天下午批判贺成的大会上，安排他女儿出场，这真是一着妙棋。他到底是跟“走资派”打交道的老手了，得按他的指示好好做做玲玲的思想工作。所以，一上火车，尹组长就抓紧向玲玲做“工作”。

火车在飞驰，离龙山车站只有七十多里路程了。玲玲偏着头一言不发，心里可揣着一连串的问号。刚刚，尹组长说了爸爸许多“问题”，那些话似针一样刺着玲玲的心。

“玲玲，你想得怎么样了？”坐在对面的尹组长又开腔了。

玲玲没说话，紧紧地咬着嘴唇，望着窗外。

“我知道，你很爱你的爸爸，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爸爸又犯了错误，你和我们一起去帮助他嘛！这才算真正的爱你的爸爸呀。”尹组长的语调变得柔和一些了。

玲玲听不下去，心里感到十分难过，眼前仿佛闪现爸爸那

亲切的身影。

玲玲可喜欢爸爸了。爸爸是铁路分局的负责人，可是，一点也不摆干部的架子。玲玲常常在铁路边上看见他穿着工作服，拎着工具包，和工人一路来，一路去。爸爸已经五十多岁，还常象个青年人一样说说笑笑。可学习起毛主席著作来，却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还有一件事，才有意思呐。有一次，玲玲到车站去找爸爸，一个认识她的伯伯对大家说：“这是老戴的女儿。”玲玲奇怪了，爸爸明明姓贺，怎么叫他“老戴”呀？她拉过伯伯，悄悄地说：“我爸爸不姓戴姓贺呀。”那位伯伯听玲玲这么一说，哈哈大笑起来。他指着铁路线上飞驰的列车说：“玲玲，你看，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爸爸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那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更红火了，他是我们的好带头人。玲玲，是这么个‘带’，懂了吧？”

玲玲似乎听懂了，她点了点头，为自己有这么个受大家尊敬的好爸爸而骄傲……

“玲玲，你说话呀！”尹组长显得有些着急了。在他眼里，贺成的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儿，本来应该是容易对付的。没想到，一路上和她谈了近一个小时，玲玲却没回一句话。他甚至感到，玲玲那又乌又亮的眼睛射出的光芒，真有点象她爸爸那逼人的目光。

“照你说的，那我爸爸比地主、资本家还坏？”玲玲终于说话了。

尹组长从黑色的皮包里抽出一份报纸，往玲玲面前一撂，表情严肃地说：“也许，你对叔叔的话还不相信，看看，我说的

都是上面来的。”

玲玲对他递过来的报纸连看都没看一眼。她大声地问尹组长：“那工人伯伯叔叔们是不是都说我爸爸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你！”尹组长脸色一变，显得很生气的样子：“玲玲，你是个红小兵，可要听党的话啊！刚才我已经把党委的决定跟你说了，下午的大会上，你发个言。这，对你爸爸，对你，都有好处！”尹组长说完，气冲冲地站起来，离开坐位，上厕所去了。

尹组长刚走，坐在玲玲旁边，一直在注意着他们谈话的一个老铁路工人，把烟咀往椅子上一磕，直筒筒地冒出一句：“呸，尽是屁话！”

他一把拉住玲玲的手，气呼呼地说：“你可别听他的！”

“大伯！”玲玲的手被拉在那双满是老茧的手里，感到多亲切啊。她看到，这位素不相识的大伯的眼里，象是燃烧着一团火。

“孩子——，一上车，我就听他说这说那了，越听越不是味儿！什么‘用生产压革命’，瞎嚼蛆！咳，车跑正点倒有罪了！？这些家伙非要把我们好端端的国家、好端端的铁路搞乱、搞瘫痪，他们才好浑水摸鱼。呸！”大伯吐了一口唾沫。

“大伯，他们说爸爸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玲玲委屈地说。

“走资派？还不知道谁是走资派哩！”大伯朝厕所方向望了一下，肯定地说：“被这些家伙恨上的，准是好人！”

“大伯！”玲玲感激地望着老大伯，心里真象吹进了一股清